

quo ying sheng talk @vogue



郭英聲

一如我們對於「另空間」可以容許各種可能性發生的期許與想法，在《郭英聲 201 影像筆記個展》結束之後，立刻進入 2012 秋冬服裝發表會《潛意識的風景，走過 25 年……》的展演，接下來會有畫展，一切緊鑼密鼓進行中。

郭英聲 VS 貓靈

我想我跟妹妹（貓靈），有種遲來又不算那麼遲的緣分。跟媽媽龍君兒是很久的老朋友了，看她這麼多年來，不管是在台灣也好，或者紐約，後來因為想做雕塑，為了方便取得泥土，甚至曾移植中國，動用了很大的決心，不斷走動不斷看見的，始終浸淫在藝術創作的領域裡。貓靈做為她的女兒，在耳濡目染下，從小就展現了藝術的敏感度，而她的 Jimmy 爸爸對於搖滾又有著深刻並且獨到的見解與觀點。我想就這個角度看，貓靈是幸福的，父母所給予的不同養分，讓她能夠去尋找自己更精準的 DNA，然後灌注在自己的藝術思考中。

之後常有機會跟他們一家人接觸，不管是透過臉書、透過報導、透過貓靈的文字或者她的插畫、油畫，都可以看見她內心那種無法壓抑，充滿革命性、爆炸力的狂野因子；看見一個有思維、有想法的年輕藝術家的生命力。

8月5日到9月30日，中山北路「家畫廊」，《心靈寂墨 貓靈創作個展》。所有的顏色，只有黑與白、所有的元素，是大自然與動物、所有的畫作裡，沒有人。她的樹林不是寬闊，不是深遠的，而是寂寞，並且寒冷，透露著一種在那裡面彷彿有什麼奇怪事情快要發生的感覺，而她的動物之間，則隱隱著某種暴力的影射。在崩潰的前後，在生與死之間，她小時候的畫作，是非常色彩繽紛的，看著眼前的這批作品，我不禁好奇的想著，這個年輕女孩的心裡，歷經著一個什麼樣的起伏，她的潛意識裡，存在著一個什麼樣的風景。

貓靈：對於繪畫，我其實又愛又恨，三歲時候隨手塗鴉，媽媽就覺得我是個天才，從那刻起，她就開始很用心的栽培我，不斷告訴我說，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事情。所以小時候我一直覺得，有一天我一定會超越最偉大的藝術家。

然後到了高中之後，我突然很害怕畫畫這件事情，一畫畫，所有痛苦的記憶痛苦的情緒，就佔據整個心裡，我想那種痛苦的根本原點是，我不知道自己活在這個世界上的意義在哪裡，我無時無刻隨時隨地都在想這個問題，我做的每一件事情，都會讓我疑惑這麼做的真正原因是什麼，腦袋裡不斷出現的是一個又一個的問號。畫畫雖然是我最擅長的事，但是我想逃。事實上，我也真的逃了，大學一年級休學之後，我離開畫畫的世界好幾年，一度覺得不想再畫

了，一度投身到宗教裡，想要尋找答案，想要在混亂中找到一方自我內在世界中安靜的淨土。

如今重拾畫筆，問題或許仍沒得到解答，但努力不讓自己困在過去或者未來中，努力活在當下，讓當下即使痛苦，也是一種享受。所以為什麼黑白，因為黑白，是最純淨，並且最純粹的極端。



ILLUSTRATION BY JOSEPH DARROW; PHOTO COURTESY OF QUO YING SHENG